

南海周邊國家違反海上執法比例原則

一、我國漁民成為南海爭端的直接受害者

19世紀70年代，聯合國發佈報告認為南海存在豐富的油氣資源儲量，引發南海周邊各國的爭奪。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通過後，對海域進行劃分，並規定一國對其管轄海域內的生物、油氣資源享有相應的主權和主權權利，南海周邊各國對資源的爭奪轉變為對管轄海域的爭奪。依據海洋法中「陸地統領海洋」的基本原則，只有擁有陸地領土主權，才能擁有管轄海域並對管轄海域中的資源擁有主權權利，南海周邊各國對管轄海域的爭奪又進一步轉變為對南海諸島礁領土主權的爭奪。

國際法意義上的領土主權取得方式包括先占、添附、割讓、征服，其中先占包括先發現和有效控制兩個階段，前者要求對無主地的先發現，後者要求對無主地的有效佔領與控制。「私人漁業活動雖然不能直接作為有效佔領的證據，但是它可以從側面反應一國漁業管理的存在，而且這些私人漁業活動可以通過正式授權或事後追認轉變為政府行為」。因此，漁民的漁業作業對南海島礁領土主權的取得意義重大。為此，有些南海周邊國家（如：越南、菲律賓等）不顧我國已通過先占取得南海島礁領土主權的法律事實，武力控制南海眾多島礁，禁止我國漁民在上述島礁相關海域進行漁業作業，以企圖炮製對上述南海島礁的先占，使千百年來在南海進行漁業作業的我國漁民成為南海爭端的直接受害者。

二、南海周邊國家武力執法造成我國漁民傷亡

僅在南沙地區，據農業部南海區漁政局不完全统计，1989年以來，中國漁船及漁民被扣押、驅趕、槍擊的事件一共發生過300多起，多達80多艘漁船和1800多名漁民被無理抓扣，其中至少73艘漁船被擱淺或沒收、至少25名漁民被打死、上百名漁民被打傷、數百名漁民被抓扣甚至被判刑，而自菲律賓軍方方面提起南海仲裁後，我國漁民在南海被非法抓扣的情形更為嚴重，僅2016年以來，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案事件就有「桂北漁10078號」、「桂北漁27088號」、「桂北漁18076號」、「深聯成720號」等。在這些漁民被非法抓扣的案件中，南海周邊國家執法時經常過度使用武力，甚至直接造成我國漁民重傷、死亡，如：2000年5月26日晚瓊海01068號漁船遭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衝鋒槍掃射，船長被擊穿心臟，當場死亡；2001年12月，一潭門鎮漁船被菲律賓非法抓扣，用槍控制漁民押往巴拉望港口途中，用槍托暴力毆打被扣漁民，在其拒絕簽署內容為「承認進入菲律賓領海」的檔後，在監獄中又遭毆打；2004年8月31日發生的桂北漁10078號案件中，越南執法人員要求我國漁民在其看不懂的文書上簽字時，遭越方執法人員的威脅、打罵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2006年4月27日瓊海03012號漁船在南沙群島南方淺灘作業時，遭菲律賓武裝裝艦襲擊，4名漁民被打死，3名漁民受傷，其中2人重傷；

◎李敬昌

在桂北漁27088號案件中，印尼執法人員登船後，用槍射開漁船木門並控制船員，3名船員受槍傷，船長背部多處被子彈劃傷，輪機長腳踝中彈，另有一船員大腿中彈，8名船員被押到印尼軍艦後被海軍用槍托毆打.....

三、南海周邊國家過度武力執法，違反比例原則

上述案件中，南海周邊國家執法時使用衝鋒槍等武力，造成我國漁民重傷乃至死亡的執法方式，過度使用武力，違反國際法及南海周邊國內法所要求的海上執法比例原則。

（一）國際法中關於比例原則的規定
《公約》第73條第1款賦予沿海國為勘探、開發、保護和管理其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執法權，且明確規定的執法措施僅包括登艦、檢查、逮捕和執行司法程序，對於是否可以使用武力並無明確提及。1995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保護和管理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的規定執行協定》（以下簡稱「《跨界魚類種群協定》」）第22條第1款第6項規定：沿海國在進行登艦檢查時，應避免使用武力，僅在其職務行為受到阻礙、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時方可使用，且不應超過必要、合理的限度。這在學者們的討論中，將其稱為海上執法的「比例原則」。該比例原則還在聯合國框架內的其他執法人員法中有所體現，如：1979年《執法人員行為守則》第3條、1990年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或武器的基本原則》第4條、第5條、第10條、第11條、意在執行「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第8條的1996年《捕撈作業之技術指導方針》第5.2.62條等。此外，國際海洋法法庭審理的「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群島St.Vincent訴內亞案」判決第155段也認為：「儘管《公約》並沒有明確規定是否可以使用武力，但武力的使用應當被儘量避免，而在不可避免而使用武力時，應當不能超過合理和必要的限度」。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必要、合理、適度

（二）南海周邊國家國內法中關於比例原則的規定

許多南海周邊國家關於海上執法的國內法律中也體現出比例原則，如：「《越南海洋法條約》第13條規定了海上執法武力使用的必要情形，包括：違法者使用武器抵抗或其其他方式直接威脅海洋員警的聲明及工具的安全；緊迫下的人或工具，採用重大違法行為，若非使用武器將會造成人員生命的危險；保護護明被他人直接威脅的公民」。菲律賓《海上執法官則》規定：「在履行海上執法職責時，可採取檢查、逮捕、沒收和合理使用武力的措施」；「在逮捕過程中，執法人員不應使用不必要或不合理的武力」；「如逮捕人員抵抗，執法人員可制伏該抵抗，而致命武力的使用應是執法人員的最後手段。當抵抗發展為非法攻擊時，執法人員為保護自己的生命且沒有其他手段的情況下，致命武力的使用才是正當的」。馬來西亞《漁業法》第

47條第2款規定：「執法人員在進行任何扣押時，可使用適度必要的武力」。

（三）南海周邊國家違反比例原則

海上執法比例原則，目前並無統一、權威的定義，從上述國際法、國內法及國際判例中對比例原則的表述看，其都要求海上執法中武力的使用應符合「必要性」及「合理、適當性」。必要性要求武力的使用須以必要為前提，即只有其他執法方式無法制止違法行為或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面臨威脅時，方可使用武力。除武力外，還有許多其他執法手段，如：警告、高壓水槍噴射、執法船攔截等，上述案件中，相關南海周邊國家執法人員完全可以使用上述較為溫和的執法方式，足以迫使我國漁民停船接受檢查，實現執法目的，但卻選擇了「衝鋒槍掃射」、「用槍射開漁船木門」等武力方式，該執法方式的使用實非必要。我國是禁止平民持槍的國家，漁民及漁船上並未也不可能攜帶槍械。面對裝載火力武器的南海周邊國家執法船舶甚至是軍艦，我國漁民幾乎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不會也不可能對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但這些執法人員卻直接使用武力，甚至直接開槍射擊我國漁民，造成其重傷乃至死亡，該種執法方式亦不符合必要性的要求。「合理、適當性」要求武力的使用應符合適當、合理的限度，即：執法行為的手段應與執法所要達到的目的相適應，執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與所保護的公益成比例。因此，對於海盜、毒品犯罪、走私等危害較大的犯罪行為，武力的使用無可厚非，但對於非法捕魚或輕微污染等違法行為，危害性較小，應儘量避免使用武力，僅在對執法船舶進行碰撞、投擲兇器、武力反抗的情況下方可使用武力。我國漁民在我國享有歷史性捕魚權的南海水域進行漁業作業，屬合法行為。相關南海周邊國家主張我國漁民作業水域是其管轄水域，並認為漁民作業違反其漁業相關法律規定。即便上述國家有權有此主張，我國漁民違反的也僅是其漁業相關法律，並未從事危害較大的犯罪行為，上述國家執法人員直接使用武力的行為造成我國漁民重傷乃至死亡，實屬已超出必要、合理的限度，違反比例原則的要求。綜上，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認為，上述南海周邊國家對我國漁民武力執法的行為違反國際法及其國內法中所要求的比例原則，其執法行為違法。

李敬昌，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2015級在讀博士生。

參考資料來源：
周忠海等著：《國際法學述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褚琳：《漁業與中國對南沙群島的「有效佔領」》。
西北政法大學國際法青年學術創新團隊編，《國際法治-前沿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16年。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1979年聯合國《執法人員行為守則》
1996年聯合國《捕撈作業之技術指導方針1》。

中國受列強侵略超國一百年，二戰中更是受到日本的殘酷的侵害，二戰後又因內戰造成分裂，數億人生活在極貧線下掙扎，直到七零年代的改革開放才開始有經濟成長。美國於1979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中華民國，當然也是「美國第一」的考量，採取聯中制俄的政策。沒想到中國的努力驚人，一連幾十年保持兩位數經濟增長率，居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成長速度使美國擔憂，當今的「美國第一」就把中國定為第一號競爭對手。美國要強，無可厚非，可是如何來競爭不能用陳年舊方，尤其是損人不利己的政策。如今世界局勢變了，軍事力量已不是能強行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個小國北韓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解決北韓核危脅還非得幾個大國合作才行。

美國怕的是中國的全面改革，創新計劃，定於2025把中國制造拉上高科技，針對飛機航太工業，人工智能製造，石化能源產業做整體推進。以現在中國在農業糧食生產的進步，開發沙漠，導水工程，橋樑高鐵的成功，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等，不難想像中國的2025目標可能順利達到。開發創新靠的是人才，中國現在不但在教育政策上大力培養人才，而且向國外廣羅技術人員。相反地，美國加控移民，限制中國留學生參與高科技研究都是損人不利己的作為。在貿易逆差上，增加關稅，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不但不能平衡貿易逆差，而且

更受列強侵略超國一百年，二戰中更是受到日本的殘酷的侵害，二戰後又因內戰造成分裂，數億人生活在極貧線下掙扎，直到七零年代的改革開放才開始有經濟成長。美國於1979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中華民國，當然也是「美國第一」的考量，採取聯中制俄的政策。沒想到中國的努力驚人，一連幾十年保持兩位數經濟增長率，居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成長速度使美國擔憂，當今的「美國第一」就把中國定為第一號競爭對手。美國要強，無可厚非，可是如何來競爭不能用陳年舊方，尤其是損人不利己的政策。如今世界局勢變了，軍事力量已不是能強行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個小國北韓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解決北韓核危脅還非得幾個大國合作才行。

美國怕的是中國的全面改革，創新計劃，定於2025把中國制造拉上高科技，針對飛機航太工業，人工智能製造，石化能源產業做整體推進。以現在中國在農業糧食生產的進步，開發沙漠，導水工程，橋樑高鐵的成功，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等，不難想像中國的2025目標可能順利達到。開發創新靠的是人才，中國現在不但在教育政策上大力培養人才，而且向國外廣羅技術人員。相反地，美國加控移民，限制中國留學生參與高科技研究都是損人不利己的作為。在貿易逆差上，增加關稅，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不但不能平衡貿易逆差，而且

更受列強侵略超國一百年，二戰中更是受到日本的殘酷的侵害，二戰後又因內戰造成分裂，數億人生活在極貧線下掙扎，直到七零年代的改革開放才開始有經濟成長。美國於1979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中華民國，當然也是「美國第一」的考量，採取聯中制俄的政策。沒想到中國的努力驚人，一連幾十年保持兩位數經濟增長率，居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成長速度使美國擔憂，當今的「美國第一」就把中國定為第一號競爭對手。美國要強，無可厚非，可是如何來競爭不能用陳年舊方，尤其是損人不利己的政策。如今世界局勢變了，軍事力量已不是能強行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個小國北韓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解決北韓核危脅還非得幾個大國合作才行。

美國怕的是中國的全面改革，創新計劃，定於2025把中國制造拉上高科技，針對飛機航太工業，人工智能製造，石化能源產業做整體推進。以現在中國在農業糧食生產的進步，開發沙漠，導水工程，橋樑高鐵的成功，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等，不難想像中國的2025目標可能順利達到。開發創新靠的是人才，中國現在不但在教育政策上大力培養人才，而且向國外廣羅技術人員。相反地，美國加控移民，限制中國留學生參與高科技研究都是損人不利己的作為。在貿易逆差上，增加關稅，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不但不能平衡貿易逆差，而且

更受列強侵略超國一百年，二戰中更是受到日本的殘酷的侵害，二戰後又因內戰造成分裂，數億人生活在極貧線下掙扎，直到七零年代的改革開放才開始有經濟成長。美國於1979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中華民國，當然也是「美國第一」的考量，採取聯中制俄的政策。沒想到中國的努力驚人，一連幾十年保持兩位數經濟增長率，居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成長速度使美國擔憂，當今的「美國第一」就把中國定為第一號競爭對手。美國要強，無可厚非，可是如何來競爭不能用陳年舊方，尤其是損人不利己的政策。如今世界局勢變了，軍事力量已不是能強行解決問題的辦法。一個小國北韓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解決北韓核危脅還非得幾個大國合作才行。

美國怕的是中國的全面改革，創新計劃，定於2025把中國制造拉上高科技，針對飛機航太工業，人工智能製造，石化能源產業做整體推進。以現在中國在農業糧食生產的進步，開發沙漠，導水工程，橋樑高鐵的成功，互聯網的廣泛應用等，不難想像中國的2025目標可能順利達到。開發創新靠的是人才，中國現在不但在教育政策上大力培養人才，而且向國外廣羅技術人員。相反地，美國加控移民，限制中國留學生參與高科技研究都是損人不利己的作為。在貿易逆差上，增加關稅，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不但不能平衡貿易逆差，而且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 蔡社長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隨著特金會閉幕之後，朝鮮半島的局勢似可告一段落，但亞太地區的問題並未結束。美國高舉「美國第一」的旗幟，進入亞太地區，其實是防著步步追上來的中國。任何讓中國不爽的事情，美國無不努力推動。台灣固然是美國不願放棄的棋子，南海更是美國可以大作文章的地盤，不但自己屢次闖關，還拉著日澳，現在連英法兩國也加進來攪局。中國如果不能處理與南海周邊國家的關係，尤其是漁業問題，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日子就不會好過。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和平發展無坦途

◎王文軍

半島形勢朝著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他還特別提到了之前的美朝首腦會晤，稱這是“邁出了半島核問題政治解決進程的重要一步”，並希望朝美雙方落實好首腦會晤成果，有關各方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半島和平進程。中方將一如既往發揮建設性作用。

然後是未來發展。金正恩在4月20日舉行的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七屆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宣佈，朝鮮要集中一切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此後的兩次會談，談及未來發展，大都與此有關。

大連會晤的時候，金正恩向習近平通報了近期朝鮮國內發展和黨的建設情況。習近平對此表示讚賞，並表示支持朝方戰略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支持朝鮮同志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6月的會談中，這句話再次出現。習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人民探索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我們高興地看到，朝鮮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我們支援朝鮮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支持朝鮮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從此可見，中國在朝鮮半島局勢中發揮著建設性的作用，同時在朝鮮去核後保證為朝鮮提供安全保障，也同時全力支持朝鮮改革開放，全力進行經濟建設，並保證為經濟建設提供支援。剩下的就看美國如何應對，朝鮮去核不是沒條件的，從公開的資料來看，朝鮮拆除核子試驗基地，美軍停止美韓演習是對等條件。那麼，美軍撤出朝鮮半島，朝鮮不可逆去核並裁軍，也是對等條件，估計在特金會上也有交談，並取得部分共識，那麼實施的時間和細節就是關鍵。從韓朝來說，和平與發展時最大共識，最終統一最大公約數，而美國卻是最會不定數，美軍若退出半島，日本還會同意美軍駐紮嗎？再退出的美軍能去哪裡？難道放棄東亞美國勢力嗎？

答案是不能，美國的策路就是拖，營造和平的同時製造問題和緊張空氣，為美軍在東亞存在找理由。東北亞局勢後期不會坦途。

再看臺灣，某政府就任後拒不承認92共識，穩步走事實台灣方向走，而美國也積極配合，不時給某當局一點點心，就讓菜鮮活一陣，對台軍售逐年提高技術含量，放風要在美國在台協會（AIT）臺北辦事處進駐海軍陸戰隊；建議美台聯合軍演，正式官員赴台訪問等，屢屢踐踏中美關係紅線，鼓動台灣信心，逼迫大陸統統，以期牽制中國發展，但是，不管美國如何做，統一是一國的必然趨勢，也已經上了中國政府的工作時間表，否則也不會費心修改憲法。中國統一勢在必行，只待時機，和平還是戰爭還是要看臺灣人民的選擇，即使下次選舉上臺的不是民進黨，大陸也不會再次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就是發展台灣獨空間！

“還好沒有放棄，終於見到你”，歷經曲折坎坷，希望見到的是和平美景，而不是戰爭！祝福亞洲，祝福中國！

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畢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美國第一」沒錯，過時、過氣及過份的政策有錯

特朗普提出「美國第一」的競選口號，以黑馬身份出人意料地當選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是意外但也不無奇怪。美國獨立以來都是以美國利益為第一作為建國思維。在國際關係中，以自己國家利益為第一是天然地義的道理，所以美國人喊「美國第一」完全沒錯。美國現在意識到國力衰退，人民生活程度都不得意提高，在軍事上雖然能保持「第一」，但是其他大國的軍事力量在不斷提高，尤其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有不小程度能避免軍事威脅得到自我保障，美國的軍事第一已經不能使她在國際事務上專斷獨行，如果一昧獨斷，不但費時傷財，而且功效不彰。美國的經濟由於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建國以來，一直不斷增長，二戰以來一直是全球第一，一度佔有全球經濟百分之四十。龐大的經濟配上世界第一的軍事力量，使美國能主導世界。如今美國經濟已相對地減弱不到全世界經濟的百分之二十，其他國家相比的快速經濟成長對美國造成壓力，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漸漸降低，大部分美國人都能感覺得到。這也是美國選民把氣出在奧巴馬和民主黨身上，而投了特朗普，支持他的「美國第一」口號。

◎張一飛

了，英國只有放棄殖民地讓他們獨立。對殖民地來說，好像美國主持了正義，實際上，美國因此把英國打趴，自己走上全球第一的位置。即使在十九世紀，美國提出門羅主義，反對殖民主義，也只是為了美國要在美洲趕走其他殖民國，並沒有積極在亞洲或非洲主持正義。二戰時，美國的參戰時間策略也是以「美國第一」來考慮。最終，二戰勝利，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強國，除了珍珠港外，美國是唯一沒有境內戰爭的國家，國內工業沒有受到損壞。戰後美國提出馬歇爾計畫，幫助歐洲復原也同時幫助美國的工商業稱霸全球。

二戰之後，歐亞全面努力復原，尤以日本在美國保護支援下，經濟復原迅速。日本雖向所有聯軍國家投降，但實際上日本狡猾的與美國交易，逃避了向其他戰勝國的賠款，而讓美國獨佔日本。這在日本來說是划算的，沒有變成兩個或三個日本分別被美俄或中俄佔領。美國的作法可以說是完全佔在「美國第一」的立場。後來，日本仿照美國憲法立國並極力恢復經濟，但在國防外交上不得不跟著美國行事。到八零年代後，日本經濟已經成長到全球第二位，直接威脅到美國。然後在1985年才有美英德法日在美國紐約Plaza Hotel的廣場協議，調整日幣及德國馬克對美元增值以至使日本以後經濟停滯。這當然也是「美國第一」的作法。

「美國第一」的口號沒錯。美國能走到全球第一強國的地位是靠著這種信念。美國在西方國家中從十九世紀一直走的是這條路線，一個自私自利但也是天然地義的路線。當英國向美國求助借錢來維持她的殖民地的時後，美國拒絕

An American Think Tank Scholar's Objective View on Pivot to Asia (II)

Admiral Harry Harris, commander of the US Pacific Command in Hawaii, was slated to start work as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in May. Suddenly, out of the blue, the Trump White House announced on April 24 that Harris would be assigned to South Korea.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was not able to control the opposition to Harris in Australia even in the more conservative business community. The fact that Harris was born in Japan to a Japanese mother was not a reason for Pastreich's objection to his new appointment, even though in general Koreans remember deeply the savage invasion and crude ruling of Korea by Japan. Pastreich raised multiple salient reasons for his objection. Pastreich reasoned his objection on several levels. First, assigning a military officer as ambassador to Korea when SK and NK are trying to develop peaceful ties and the world is anticipating the U.S.-NK to hold a summit meeting to discuss denuclearization is extraordinary. Second, as a US military officer having a close ties with the far-right faction in Japan and receiving an award, 'the order of rising sun' at the same moment, Harris's appointment is odd.

Furthermore, as the previous Commander of then the controversial Quantanamo Prison Camp (3/2006-6/2007), Harris had received a series of promotions ultimately to be the Commander of Pacific Command without any public scrutiny was also extraordinary while Gina Haspel,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CIA, and Mike Pompeo, the former CIA Director and the New Secretary of State, both had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ir involvement with Quantanamo. The book, Murder at Camp Delta, authored by Joseph Hickman with six years of research has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overusing of prisoners with anti-malaria drugs with known psychoactive effect whereas Harris publicly claimed those death cases as suicide events. John Kiriakous, former CIA employee was sentenced to jail for revealing to the public the human experimentation at the Quantanamo prison camp. Pastreich certainly has given enough grounds to raise objection to Harris's ambassador appointment whether it is a promotion or demotion or not, but his story of Harris may be linked to the 'Pivot' policy deserves our attention.

Pastreich's essay went far deeper than Harris's career, his analysis of the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shifting of strategy on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as dictated by the US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s very profound and to large extent explains the evolvement of 'Pivot to Asia' up to its current status. It was no surprise that the US military has factions broadly named by 'war on Iran', 'war on terror', 'war on China' with their emphasis on preparing for war and focusing on obtaining sufficient defense budget to make more battleships, aircrafts and submarines. I was surprised by learning that there were groups, mainly working level experts, believing in a far more important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by climate change and land and ocean environment. This group is gaining strength in the Pacific Command with a history over a decade long. They are concerning with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US military, thus they are focusing work on electric batteries, alternative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forming new alliances.

The above f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new alliance rose to a peak when the Pacific Commander, Admiral Samuel Locklear delivered a spee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3-9-2013) claiming climate change as the primary long-term security threat in Pacific region. In a documentary movie, entitled, 'the Border', made by military veterans (2015), it showed the serious effect of fossil fuels not only on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on military effectiveness. (The US military is overly dependent on oil) Thus it makes sense to work on batteries, 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forming new alliances, especially collaborating with China. This type of thinking was reflected in Obama's declaration with Xi at the Hangzhou Summit (9-3-2016) about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However, the 'new alliances' group posed direct threat to the 'war on China' group (and their traditional or legacy military alliance system - island chain surrounding China) who wanted to stick to anti-China strategy, seeking more overpriced ships and fighter planes and rewarding defense contractors and generals with cushy retirement packages. Admiral Locklear's speech triggered a fast strike back by the right-wing for-war groups and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K TRUMP lobbyists and far right organizations) Cecil D. Haney as the Commander of Pacific Fleet was replaced by the right-wing hardliner Harry Harris (10/16/2013) who then was nominated within a year for promotion to replace Admiral Sam Locklear as the Commander of Pacific (9/2014). The nomination was confirmed by the Senate in December, 2014 but the ceremony was delayed to May due to a Navy internal investigation. Harris had been very vocal while in Command of the Pacific Fleet and Headquarter making anti-China rhetoric and demanding defense budget increase to the point of annoying the White House (Condoleezza Rice and Obama) on occasions.

The rapid changes in Naval command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s staff turnover certainly does not help in clarifying and executing the US Pivot to Asia policy. In 2012, the US Navy invited Chinese Navy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14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 Recently, the US Navy is unwinding China to the RIMPAC 2018, citing reason that the previous invitation had not served the purpose of deterrent to make China de-escalating the buildup of her navy. This is obviously a right-wing statement.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right-wing is gaining control of the US military (Pentagon and Navy) and the civilian Administration (Defense Secretary, General James N. Mattis, White House Security Advisor, John Bolton,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nd CIA Director, Gina Haspel mentioned above), together they are waging a confrontational position towards China. With Trump mixing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the NK and Iran nuclear threat and trade and commerce problems such as trade balance with China, EU and others in the same pot, stirring the pot with anti-China sentiment as the sole ingredient is definitely not a good recipe for solution. Peter Navarro (Pro-Tariff and anti-China),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Director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Trade Council, a newly created entity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was rumored to move up to head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NEC) but ultimately Larry Kudlow got the job which may signal that a trade war is available but the fact is opposite.

The assumption that many Asian countries welcome the 'Pivot' program could be erroneous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gaining momentum. The fact that Australians showed no welcome to Harris's ambassadorship to Australi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igning a new free trade agreement among China, Japan and SK as well as the recent private Summit of Indian Prime Minister Modi and China's President Xi contemplating closer relationship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no-confidence vote on the US 'Pivot' policy on its current course. Therefo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better advised to redefine the 'pivot' policy to produce win-win results for the U.S. and Asian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rather than targeting China creating a stressful Pacific.